



詩經說通卷之八

小雅五之六

小旻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通詩刺幽王惑志羣小。臧否濁亂國將喪亡也。一章。啟其端正刺王也。次三章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滄滄。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刺謀夫。正所以刺王也。合三章正所謂謀猷回適也。四章言非無善謀而回適之世無所用之。合四章正所謂謀臧不從不臧復用也。謀猷如此喪無日矣。故以已懼禍之意終焉。

詩經說通 卷之八  
謀臧二句屬王說。二章謀之其臧四句屬小人說。唯  
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於收同己而排異己耳。亦  
孔之叩兼下伊於胡底。是用不得於道。是用不潰於  
成。意見喪亡之將及也。滄訛狀小人陽合陰離情態。  
是其厚貌處。下四句則其真情從違處也。我龜二句  
是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真屢卜也。以起下句耳。先  
民文獻皆是也。大猷凡仁義禮樂之常皆是。邇言則  
先民大經之反也。一邇言耳。猶是聽是爭。則是違是  
依之故智也。靡止靡臚亦本君臣搖蕩琢削來。六或  
字見未必遂無。特王不用之。遂至淪胥以敗耳。人知

其一。莫知。其。它。言。君。臣。皆。智。短。狎。禍。它。卽。指。時。事。言  
也。夫。人。者。有。回。亂。之。責。也。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  
懼。之。而。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附錄 詩故云。所謂謀亦黜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  
伯服事耳。理或然歟。

### 小宛

通詩以無辱親爲主。首章發相戒之端。下五章詳相  
戒之事。戒意不出謹儀教子二意。而末二章益推廣  
之也。首章鳴鳩之小而戾天。心之憂傷而念先人。皆  
努力求至之意也。曰明發曰不寐。見無時不懷。卽四

章之夙夜也。只言懷二人而求無辱之意。言外自見。二章謹儀也。謹儀非粗。卽修身也。其外如此。其中可知。大抵處亂世者。儀最要緊。觀南容以言行免刑戮。可見敬儀以全體言之。飲酒儀中之一節耳。卽曰齊聖曰彼昏不言儀而儀可知。溫克日富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三章教子也。蓋身者親之遺。子者親之後。謹儀教子。正求無辱親處也。故四章又叮嚀言之。日月二句。只閒閒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所謂解不得意思。却在說不得裏面是也。興寐無忝。方說出勉強意。五章廣求自善之道。見處亂世者。卽謹儀

教子矣。尚有無望之灾。意外之禍可慮。如填寡宜獄。是已。是可懼乎。六章言賢者處此。尚且有履冰集木之懼。而况爾我庸人乎。皆痛相戒勉之詞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嚴云刺王不能自強而昏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李云先人宣王也。蘇云二人謂文武也。歸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宣王之所以興也。嚴云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李云中原章申言天命不又之意。鄭云菽生中原。非有主

也。喻王業無常家也。蒲蘆負桑。蝨嫗而成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今苟有以善道誨民者。是蒲蘆將得而子也。嚴氏則云。幽王黜太子宜臼。故刺之。亦通。詩故云。非刺王也。兄弟相戒之詞中。原以下教子義方。求免禍也。菽莢善拆。采菽者必乘其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喻教育之宜早也。裸羸生郊於空穴之中。必取桑。以嫗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春令警悟。兩相覺察。唯恐或蹈畢弋。喻兄砥礪以德。求免禍也。桑扈啄粟。違其性矣。人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矣。勢必陷於刑辟。卜以求免。不亦晚乎。

握粟出卜。細民事也。管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已。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諸疏俱妙。故備錄之。

小弁

通詩述已迫切之情。以憂之一字爲綱領。故章內凡七見之。大約情以漸而深。詞以漸而切。耳首二章敘已不得乎親而憂也。三章自反不見愛之故。而不得也。四章言物皆有容。而親獨不我容。五章言物皆相顧。而親獨不我顧。六章言人皆不忍。而親獨於我忍。七章言王之信讒。逐子皆以其心之忍耳。末章推本

致亂之所自起也。中間情旨悱惻。怨而不怒。孟子所謂親親也。首章鶯斯之羣食歸飛。一似人之父子兄弟。飲食出入者。以興已之放逐無歸也。何辜於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自審之詞。猶云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舊說謂已之無罪。隱然見矣。非小弁之言也。云如之何。注安之而已。亦非也。若云將何處置也。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二章舊說大道塞之。則草生。憂傷念之。則痛心。非也。言周道之蹶也。一棄置則榛蕪矣。父子之親也。一隔絕則憂傷矣。此興意也。以下六句。極述憂傷之苦。蓋疾痛之深。不自

知其詞之錯亂。反復也。舊說用老甚於如擣。疾首甚於老。亦無此意。二章言桑梓且恭敬。則無一時不恭敬矣。故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見已之不忍忘親也。而親之忘我。何哉。不屬不離。自詰疑怪之詞。末二句復轉語曰。然則我辰之故耶。胡其不祥至此也。四五六章俱反興也。柳之苑淵之漙物之盛也。父子恩之盛也。柳之視鯛淵之視葦。皆異類而各得所歸。父子天性而反如舟流之無所屆。是以憂也。鹿之奔言急難也。雉之雊猶人合也。尚且相顧。况家庭安樂。父子天合而乃放逐。使如壞木脫落而無枝葉者。然是以

憂也。寧莫之知。注云。人莫之知。非也。玩寧字。似言親不之知也。兎之投人之死。非與我有連也。只因其情有以動我之不忍耳。今放逐之情。豈啻若是。人尚或動。而王漠然不動。所謂忍也。七章言惟其忍。故信讒如酬。而有情不能舒究也。幽王之逐。宜曰本由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倚矣。析薪施矣。皆孝子之言也。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于彼也。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罪。而唯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末章舊以爲追戒之。亦非也。事已遂矣。又何戒乎。追嘆之詞也。大意云。官闈非有山泉之高深。

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顛倒其柄。致有今日之事。讒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於屬垣者。亦小弁之言也。末四句設爲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卽自絕。鄒云。人情奮於自決。中有不決者在也。使視其親如途人。亦何必爲此言哉。章中唯末四句微露其怨。然又指伯服而不指王。孟子所以方之舜之怨慕。又曰親親仁也。詩可以怨。其小弁之謂乎。

附錄 後序云。太子傳作焉辰。朱云猶時也。按箋云。謂六物之吉凶也。疏云。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譬彼壞木。四句嚴云。王黜后而放子。兀然如傷壞之木。內

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我心之憂如此。王寧不之知乎。真其開悟也。伐木二句。歸云。伐木椅之。使離絕其本根。析薪拖之。使一木析而爲二。言讒人離絕人之父子。予之佗矣。言黜逐我之他所。

### 巧言

通詩以二章爲主。蓋亂之生由於讒。而讒由於王之不斷故也。首章自訴其惟亂以啟讒言之端。二三章推本其所由生也。四章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五章言讒人之言不難辨。六章言讒人之人不難除。特王不肖。知不肖辨。不肖除。以至此耳。首章曰亂如此。憮。

曰已威。曰泰憮。皆已事之詞。曰無罪無辜。而又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者。蓋身罹其毒。反覆致審之詞。舊說謂真其獲免。非是。故下二章追其始言之。陳氏云。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爲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則居然可信矣。此卽含有下四句意。蓋絕之猶親者。讒言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者。又讒言也。故涵卽是不能怒。此不能怒。則彼不能喜矣。便是。不如社。二如字亦有意見轉移之機。在王一反手間。



耳。舊說屢盟二句。卽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卽如怒二句而反之。亦是嚴云長加長也。暴驟進也。餒傳云進也。愚謂餒者饜飮之意。讒人甘言以致亂。美炙適口以厝毒。王之甘言是餒亂也。唯王之叩見信讒者王也。受禍者亦王也。四章寢廟大猷以難興。易之詞。兎犬之相制。喻其易也。往來二句。言言獻於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於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末章惡之深。故形容之非實事也。居河之麋居下位也。旣微且廋。猶新臺言遽條戚施也。居徒幾

何。無黨與也。三段皆藐之也。曰職爲亂階。爲猷將多。又怪之也。合三章舊說云。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卽死。孰知其僞。如王安石言。依於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光亦不知其僞。又或有拳勇如羿。莽。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是皆可患也。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罪不獨在讒人也。故小序云刺幽王也。

附錄

詩故云。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讒而

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讒人而詰責之。所謂讒人指  
褒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  
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也。廢寘大事。安危攸繫。  
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  
之見廢。我忖知其故矣。由布置之術密。造膝之謀深  
也。又云。河濱土疎。善陷。喻善陷人者也。無拳無勇。知  
非丈夫也。既微且尫。賤而惡之也。居徒幾何。明其處  
衽席無多人也。皆斥褒姒也。幽王廢嫡立庶。宗社覆  
亡。自古禍亂莫甚於此。仲尼錄詩不一而足。厥有由  
哉。訂正古文云。僭始不必改作譖。易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所謂僭始不可涵也。

何人斯

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  
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  
盡之矣。計暴公之為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  
之旨。不過極之一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  
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某章為疑。某章為諷。某章為  
責。失詩意矣。章中胡逝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  
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

言其譖。卽六章言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末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譖之反側。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始者不如今二句。舊說云。大抵讒人無面目見人。則必解之曰。其人不足見耳。故詰之云。云。見一人之身。乍賢乍不肖。豈我之罪也哉。不愧於人。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詩氣似早。鄭云。皆疑而未察之詞。愚意云。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於人乎。爾固不愧於人者也。豈爾之有畏於天乎。爾固不畏於天者也。詞氣似肖。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必不來。而顧望其來。皆設爲依違。

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壘箎以謀國言。此便是如貫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詛無如用三物者。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此云三物。鄭重其事之詞也。斯卽指此事也。疏云。詛詛。旣往。末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巷伯

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訴。皆深惡讒人之詞。舊說。一二章責之。三四章誨之。五章訴之。六章絕之。無此意也。萋菲二句。小者大之也。哆侈二句。虛者

實之也。貝錦亦是喻讒言羅織文采可聽也。南箕主  
口舌。大東亦云。載翕其舌。故以為喻嚴云。讒人情狀。  
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  
之飛。此二句有似非一人意。捷捷翻翻。則指其禦人  
以口給之事也。舊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  
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  
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  
女耳。豺虎有北。四句極形容之。投畀有昊。還其所生  
之處。不言死而致死之也。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  
讒之方。亦示人以遠讒之道。

附錄 詩緝云。草草苟活而已。

谷風

首二章傷友之見棄。三章原其所以見棄之故也。春  
風起。則陰雨多。從之。喻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颶風  
從上下。曰頽。颶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併力相扶。而  
上。以喻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維予與女。言無  
三人也。寘予懷。棄如遺。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  
淵也。末章言以谷風之長養也。巍巍之處。不無死草  
萎木焉。然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以與朋友雖  
有相成之大德。而色不能無忿。詞不能無怒。是小怨

也。女豈可忘彼而記此乎。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舊說以大德卽指患難。相恤說。似有德色恃恩之意。非詩氣也。

蓼莪

不得終養。役在外而父母亡也。一二章追其始也。三章述其情也。四章念其恩也。五六章悲其志也。蓼蓼者莪。原親心也。不得終養。伊蒿伊蔚矣。於是摧感痛疾。而呼曰。哀哀父母。生我是如何之劬勞。如何之勞瘁。而乃若此乎。是以今日之情事。如瓶罄壘。恥而生

之。不如死耳。無父無母。所謂鮮民也。出銜恤。入靡至。無時不痛。而謂不如死之久矣。父兮章。卽劬勞勞瘁之意。而痛切言之。末二章舊說謂以物理之常。與人事之無常。非也。孝子旣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覩南山。感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

大東

通詩告困之詞。傷感無聊。而不自已也。首章困而思古也。大東至。不以其長。正見困之事。下則困極而望救於天之詞也。有饒二句。注意串說。按簋殮黍稷也。

棘七。鼎食之用。原二物。饜。椽。皆富足之象。詩意似饜  
椽二字。與如砥如矢云耳。如砥如矢。雖就周道言。意  
則含蓄。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  
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尺。如砥之謂也。思其如砥有不  
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異。  
所以涕也。此卽是傷財困役意。但二章明言之耳。杼  
柚三句。傷財也。佻佻三句。困役也。未句有承佻佻邊  
者。亦不妨。旣往旣來。奔命數也。葛履公子。亦舉一以  
例其餘也。此卽下章所謂憚人也。曰薪是穫薪。見薪  
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它人之憚人也。

亦。可。以。息。矣。下章正不見息之事也。曰職勞不來。若  
以勞爲職。而不當撫恤者。然見虐用之也。粲粲衣服。  
舉其一也。舟人私人。又指西人中之最細者言之。是  
試。謂。試。用。於。百。僚。之。家。耳。東人卒卒無生。不必致身  
通顯而始羨之也。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取。盡。錙  
銖。用。如。泥。沙。氣。象。曰。或。卽。未。必。盡。然。而。西。人。之。意。則  
如此矣。維天以下。則窮蹙無聊之詞。若曰。東人之力。  
取。之。地。者。已。竭。矣。意。者。其。望。之。天。乎。蓋。意。有。助。則。見。  
似。助。者。而。欣。然。喜。意。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蹙。然。悲。  
憂。惶。困。迫。之。人。大。抵。情。事。如。此。嚴。云。織。之。用。緯。一。往。

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不。能。反。報。而。成。章。傳。云。啟。導。也。庚。續。也。天。文。志。云。畢。三。星。如。置。然。然。皆。其。名。也。故。曰。載。施。之。行。嚴。云。是。詩。其。作。於。秋。乎。露。漸。為。霜。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也。時。唯。畢。未。見。耳。

簋。殮。棘。七。孔。云。雜。記。曰。七。用。桑。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蒸。食。煮。肉。也。煮。肉。必。實。之。于。鼎。必。載。之。者。以。古。者。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毛。云。殮。熟。食。黍。稷。也。禮。簋。盛。黍。稷。佩。遂。後。漢。輿。服。志。云。君。臣。佩。玉。五。伯。送。與。戰。兵。不。息。解。去。緩。佩。留。其。係。遂。以。為。章。表。詩。曰。鞞。鞞。佩。遂。是。也。緩。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遂。轉。相。結。受。故。謂。之。緩。漢。承。秦。制。因。而。弗。改。加。之。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瑠。璃。皆。以。白。玉。啟。明。長。庚。李。云。啟。明。即。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

星。毛。氏。以。為。一。星。後。世。因。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自。之。生。母。夢。長。庚。星。故。因。以。名。韓。退。之。詩。云。太。白。配。殘。月。東。坡。詩。亦。云。長。庚。至。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為。太。白。也。鄭。樵。又。謂。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則。又。以。為。二。星。未。知。孰。是。

附錄 嚴云首章言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

殮饒然而滿其鼎有棘木之匕楸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之而依賴此事在上世已往矣故顧之而出涕耳詩故云簋殮食之薄者棘匕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斧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

擊之。今唯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於奔命。大異於昔矣。二說俱佳。嚴云。小東大東。言賦歛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四月

通詩皆迫蹙無緒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也。七章言避亂之無策也。八章述已作歌之意。不敢過有所望也。首章四月六月。既用夏正。則舊說云。暑有時去。亂無時已。是也。徂。注。往者。往而盛。則退之漸也。先祖二句。人窮反本之詞。大意云。先祖其匪以我爲人乎。何忍使

我至此極也。如注則太直矣。二章秋日既淒。必無完卉。四海既亂。必無安家。此興意也。三章舊說以風氣之相似。興人情之不相似。姑從之。世亂則皆不聊生。而云民莫不穀。自傷之詞也。注合三章。禍亂日進。無時而息。看來無此意。只是哀傷之情。觸目生悲。故夏怨其暑。秋傷其病。冬悲其烈。無一時得自寬耳。四五六章。嘉卉之知其爲栗梅也。泉水之不皆濁也。南國之有江漢以爲紀也。皆反興也。人之敢爲殘賊者。皆王有致之也。而云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也。構者。交加之意。見正未已也。莫我有。猶云不作數也。七章不獨



義無可逃。亦見避之無門意。末章言維以告哀。見此  
外不敢有所他及也。其情切矣。詩故云大東東國  
困於征輸也。四月南國困於征輸也。觀滔滔江漢。盡  
瘁以事。可知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入冬則  
又苦風寒。至於薇蕨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艷  
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  
○其意亦好

北山

通詩雖爲役使不均而作。詞旨溫厚。首章敘行役之  
情事。曰偕偕士子。非一人之詞。舊說恐碍獨賢意。必

以爲一人亦固矣。二章正言不均。而又不直言設爲  
疑惑之詞。而隨下轉語。若曰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  
王臣乎。何大夫之不均也。亦以我之獨賢耳。三章正  
所謂獨賢也。曰嘉我鮮我。若以之爲知己者。然曰未  
老方將方剛。正獨賢處也。四五六章雖言勞逸之不  
同。亦只兩兩言之。使人之自察有告勞之意。無怨懟  
之詞。北山之所以爲厚也。

附錄 毛云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  
足力也。此言方剛言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  
營四方也。

無將大車

通詩憂傷之極而反覆道之無思百憂言始寘之勿以爲念可也不出于頰人有憂則耿耿然止鬱在一隙而不得出也祇自重今猶言空思煩懣一番也何氏云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附錄 小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嚴云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故君子悔之也無思百憂猶今人言勿復更說是我誤也

小明

通詩是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蓋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末二章以自免之道戒之蓋處亂世事暗君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幾得免耳方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多如此曰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曰譴怒見暴橫妄加也曰反覆見刑法無常也皆亂世之象也末二章修職親賢不平親賢又修職中之事也曰神之聽之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唯冀神之鑒之耳 一說爲行者怨其居者之

詞念共人而涕零如雨云怨在已非懷在共人也亦不平之詞也曰罪罟譴怒反覆共人亦與有力焉故戒之曰無以安處爲恒也曰靖共爾位則平日之廢職可知曰正直是與則平日之惡正醜直可知正直亦暗指自己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意曰神之聽之亦怨詞也此意亦好故並載之

附錄 小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歸季思云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仕旣困始念共人然不得脫此共人之所以可貴也卒乃自相勞勉曰嗟乎君子人生無有常安處者患不自盡耳苟自盡神將祿

女毋徒愁苦爲也

鼓鐘

舊說三章直刺之末章陰刺之非也皆婉刺之之詞鼓鐘伐磬宜其樂也而見之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也而懷思者古之淑人君子也是所以刺也未章見其樂是也其人非也我之憂之傷之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獨其作之者非人何哉 嚴云或疑幽王史無東巡之事以淮水爲碍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卽史也 附錄 詩故云刺幽王者記徐夷偃王僭王之事也

大雅曰。鋪敦淮浦。仍執醜虜。宣王之世。徐子嘗拒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淮南亦云。卽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鐘。伐馨。是築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僭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絃。同是感矣。

楚茨

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

獻以後。祝致類報時事也。五章六章皆祭畢時事也。詩中之序。祝祭于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祝于祊。是也。潔爾牛羊。剝亨肆將。是旣濯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臠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燠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女孝孫。是也。禮儀旣備。鐘

言經說通卷之八十九  
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首章主酒食言。上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黍稷以未穫言。倉庾以已穫言。言我黍又言我稷。言既盈。又言維億。皆侈言其盛耳。享祀泛以祭神言。妥侑專以獻尸言。獻尸卽所以獻神也。四以字謂以酒食享之。祀之妥之侑之也。以介景福照下二章。卽

神介之也。莫泥以字。二章主牛羊言。七句分濟濟五句薦牲也。祝祭于祊求神也。此卽記事孔朋也。濟濟蹌蹌。自公卿以下皆有。潔牛羊如視牲而色純。角正之類。剝烹治之也。肆將獻之也。四或字主牛羊言。不主人言也。于祊博求之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嗜其飲食也。三章主俎豆獻酬之事。言此章之敬。皆歸公卿何也。賤而執爨。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其間行禮之次。爲俎以享神也。膳炙以從獻也。爲豆以獻尸也。獻酬交錯。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也。執爨之敬。就執事言。

詩經通義 卷之八  
故曰踏踏亦見非一人也。主婦之敬就交神言。故曰莫莫。總是言祭時獻尸無不敬。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禮儀二句則兼之也。祭飲而云笑語者。古者于旅也。語禮也。笑語不敢肆。故曰卒獲。此四句總是言獻尸後飲酒無一不敬。三章之福各就其所發之義言之。四章乘上三章說來。云乂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觀下文則此爲飲福受祚時也。致告致神意以告之。孝孫以下皆嘏詞。百福泛言如期言意所欲得。如與之期不爽至也。如法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此句足上意。不可以爲百福之

實。極訓爲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也。末句亦足上意。非爾極之實。五章總是祭畢而循禮之次。章中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事。正禮次也。旣備禮終三獻也。旣戒樂終三闋也。徂位之位與上徂賚孝孫之位不同。上是孝孫主祭時醑尸之位。此是阼階上西面卽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工祝致告亦與上不同。上是祝致神意。此是祝傳尸意也。受告之後則當送尸。送尸後則當徹饌。徹饌後則衆賓歸俎。尚留同姓以燕。所謂次也。末章承上章末二句來。曰後祿者對祭時受福看彼爲先。則此爲後也。爾殺八句是詩人敘事之

詞。神嗜六句。則與燕者之詞也。壽考作已然事。順者。謂物理威儀之不差忒也。時者。禴祀蒸嘗之不愆忘也。孔順孔時。所謂盡之也。末二句是幸之之詞。非勸戒其當如是也。

妥侑。○少牢云。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安訓安坐也。尸即至尊之位。或不自安。故以拜安之。使處神坐也。少牢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室。牛羊各剝亨肆將。○疏云。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則六牲各有司也。既潔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體骨于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即剝也。熟謂解體而爛之。即亨也。周禮內饗掌割亨之事。是司剝事者。內饗也。亨人掌供鼎饗以給

水火之齊。職內外饗之。饗亨煮。是司亨事者。亨人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修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是司肆事者。是外饗也。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享。又小子職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則司將事者。司徒小子之類也。○疏云。此正祭之祔。在廟門內。若釋祭之祔。在廟門外。王云。凡祀祔。求諸陰。蕭炳求諸陽。索祭祀于祔。求之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備如此。魂陽也。歸諸天。魄陰也。歸諸地。鬱鬯灌地。致陰氣也。取骨升臭。致陽氣也。祔內陰也。魄之所屬。外陽也。魂之所屬。陰陽之間。魂魄會焉。故祭而索之也。○毛云。饗。饗。饗。饗。饗也。孔云。饗。饗。以煮肉。稟。饗。以炊米。少牢云。饗。饗。在門。東南。北。上。稟。饗。在饗。饗。之北。○疏云。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卽以此。燔。炙。從之。特牲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疏云。凡適妻。稱君婦。妾曰女君。又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疏云。有司

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  
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  
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邇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醢食糝  
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截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在右  
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  
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二十品。則內羞亦多  
可知。交錯。毛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特牲。主  
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  
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  
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解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解。酬  
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受旅者。酌飲賓。及眾兄  
弟。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酌飲賓。及眾兄  
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賚孝孫。鄭云。嘏之禮。祝  
徧取黍稷。牢肉魚。擣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  
既受。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詞以勅之。又少  
牢云。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  
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云。云。二說不同者。玄言  
天子受嘏之禮。少牢言大夫受嘏之禮也。尸起送  
尸。鄭云。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  
疏云。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

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于尸。非主人所當先祭。  
讓。起也。李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又送尸不出門。  
別嫌也。尸在廟外。則疑于臣。在廟內。則全于君。疏  
云。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送尸而奏肆夏者。何  
也。哀以言孝子之心耳。儀禮。主人  
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  
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  
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  
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  
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姊妹之俎。燕內兄弟于房。所  
以親親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

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嚴云。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

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

詩經卷之八



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蘇云。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詞也。○下三章放此。歸云。荒瘠之土。舊皆沃壤。今抽茨棘。昔菽黍稷。此四語。慨想無窮。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王乃有廢禮者。語外深長。嚴云。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王福備矣。錫云者。猶言天誘其衷也。

信南山

舊說與楚茨同例。首三章以黍稷為主。四章以瓜俎為主。五六章以犧牲為主。未嘗不是。但楚茨敘力田意輕。此敘力田意重。當以黍稷奉祭為主。而因及瓜俎。因及犧牲耳。首章雖言力田。亦是述其有田祿之規模耳。昉昉原隰。由禹甸也。疆爲我疆。理爲我理。所謂田之也。舊說以疆理爲田之之事。而南東其畝。又疆理中事。非也。井田原先王所定。公卿特世守之。未嘗有所經畫也。疆。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畝。是田之身。遂。田首

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溝者。則南其畝。南畝者。謂畝形自南而亘北也。其遂縱趨於溝者。則東其畝。東畝者。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百步。非如今人之正方耳。朱註本明。今人以畝爲防水之具。不知何始。當由未曾考周禮左氏耳。二章。本天澤者。與首章同。是緣起黍稷之意。不甚重。三章。疆場句。似本禹甸來黍稷句。似本天澤來獻賓獻尸。尸卽以妥以侑是也。獻賓。特牲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非尸酌酢賓。及祭畢而宴同姓于寢之獻也。四章。因黍稷而及瓜俎。蓋秋祭

瓜熟。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也。五六章。因黍稷而及犧牲與瓜俎。皆一時事耳。血管以上。旣灌迎牲事也。苾芬以上。旣奠升臭事也。合之所謂孔明也。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骨以升臭。燔骨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耳。于是烝而進之。享而獻之。正薦熟升臭時事也。苾芬以犧牲兼黍稷瓜俎言。

執其鸞刀。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係也。牛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王氏及劉氏。以王執鸞刀以親殺。與祭義異。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求神陰陽之義。朱子云。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

魂精便是魄。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

附錄 傳曰曾孫成王也

甫田

郝氏云。此詩敘述之詞。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先後。一章言勞農也。二章言奉祭也。三章言省耘也。四章言收成也。總是力農奉祭而為民之意。愚謂詩雖力農奉祭而大意主于勸農。故章中多歸美之詞。所以來大田之荅也。唯其為勸。故於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之時髦士於是乎烝。社方田祖之祭於是乎舉。左右旨否之味於是乎嘗。茨梁倉箱之富於是乎卜。農夫之慶於是乎歸。三復詩詞可想見其旨焉。說者紛紛求之鑿矣。首章上五句推豐年之遠。下則勞農之事也。自古有年。總上起下之詞。觀耘耔薿薿。豐年之兆覩矣。二章雖有報祈二意。皆一時事。即今盛夏青苗祭也。黍稷薿薿。所謂我田既臧也。報者報此也。非報秋成也。祈甘雨。所以大此薿薿之苗也。非祈來歲也。注引周禮云。者訓詁字義耳。不可拘也。三章舊說謂祭畢省耘亦非也。即首章之今適南畝而又提起。

言之故曰曾孫來止耳。攘左右嘗旨否。便是曾孫之不怒處。不怒克敏。非相施報而相効之詞。感通之理然也。末章是豫道之詞。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社方。孔云。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孔云。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上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祀為陰祀。其儀用純黑色。其方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田祖。孔云。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為稼。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各殊而實同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愚

謂一成之田。百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間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養而又教之也。天下豐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復見。故反覆敘致。不能自已焉。歸云。以社以方。秋也。以御田祖。春也。甫田。大甫皆具。再歲事有年。則自古而今。今又嗣之。勞農則今適南畝。越春又來。其來也信。農夫預知。則相警曰。曾孫來止。嚴云。攘其左右。謂攘却其從者。

大田

詩重歸美上人意當櫟括前篇之意而稱述之大意  
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俶載  
南畝使至庭碩所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  
之必去也澤之必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周此  
皆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故遂言曾孫報賽  
之事以祈其景福焉蓋上章曰農夫之慶故此章歸  
其德於上耳首章既備乃事承種戒來以起下三句  
也既方章是倒敘體言苗生之盛如此由無以害之  
也此豈人力所致哉由田祖并畀之功耳言外便見  
歸功曾孫意有渰章意亦然

瞻彼洛矣

朱子不從小序作思古非成康之盛不足以當此然  
何以不列之湛露彤弓之間或曰楚茨四詩皆豳雅  
也次之豳雅之後者著王業由先公務農而後成也  
亦未敢以為的姑存之詩因會同而及講武猶車攻  
之意非專講武也福祿即下保室家保家邦意即東  
都會同亦是福祿也唯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戎服  
以臨戎安不忘危治之經也故下二章贊美之以萬  
年焉

韎韐。疏云。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以茜染之。  
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韎。士無韎名。謂之韎韐。玉藻云。

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鞞耳。士止名鞞鞞也。鄭氏以君子為諸侯世子。未除喪。士服入見者。亦因此也。王云。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之鞞韋之附注是也。瑋瑋。毛云。天子玉瑋而瑋瑋。諸侯瑋瑋。瑋瑋。黃金謂之瑋。其美者謂之瑋。瑋。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鏐。瑋屬而不及。瑋用其甲以飾。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嚴云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祿有如茨之盛。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鞞鞞臨戎。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格。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盛事遠矣。詩故云東都會萬國。道里均平。故曰泱泱。謂得中央也。

裳裳者華

詩作荅洛水重我觀之子。一句唯於洛水一驟見而可愛。可美如此。則其人可知矣。三章俱就其可見處以美之。末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曰是以曰唯其見非倖致意。曰沃若亦有使之沃若者矣。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

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嚴云極言勲賢子孫之美。蓋愛其先人喜其有後。言我觀之子。宜有譽處。宜有寵章。宜有車馬。何為落莫如此乎。刺王之不用也。末章因贊其先世曰唯之子之先君子。

其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見王不獨棄材。且忘舊德矣。

詩經說通卷之八終

詩經說通卷之九

小雅七之八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桑扈

舊說四開說。一章得天。二章得人。三章在國。四章在燕。皆祝願之中。而有策勵之旨焉。附錄。小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諸說俱以為思古之詞。

鴛鴦

舊說四章一意。皆祝願之詞。首章不一而足。二章理有必然。此興意也。福祿泛言之。卽下二章萬年之養。

萬年之安亦福祿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也。嚴云先王之時入澤設罽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圍掩羣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鄭云戢其左翼。明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係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粟。愛國用也。奉養之節如此。宜其久於福祿也。劉云所乘之馬節儉。

如此。它可知矣。

類弁

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不從小序。則幾於伐木行葦之篇矣。今姑疏之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末章以霰之知雪比老之必死。相會之始。為此危語以相感動。極歡趣耳。與山樞不同。曰維宴見生前之憂。死後之慮。俱姑寘之耳。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嚴云。幽王之時。危  
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無  
由進其忠告。故因王不燕樂同姓。藉以爲詞。而告以  
敗亡之戒。非欲王燕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詞。先從  
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  
謂刺不能燕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  
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勸其  
燕樂哉。又云。上二章以未見爲憂。既見爲喜。詞猶緩  
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  
與族人飲酒於今夕。蓋王今亦維宜宴而已。言今夕

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已無可爲。惟  
須飲耳。其詞甚迫。所以警告王者。甚剴至矣。豈真望  
王燕樂之哉。王燕同姓。服皮弁。故首以爲言。

車牽

此詩不從小序。可以爲風。不可以爲雅。姑以舊說疏  
之。通詩總是好德無窮。而咏歌之不寘意。一章追敘  
往迎之時。原其始也。二三四章。是既至之時。述其事  
也。末章則總始終而言之也。匪饑匪渴。大意云。我非  
饑也。非渴也。而若饑渴者。冀賢女之以德音來括耳。  
果其來也。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模擬樂事之詞。

也。下章德音來教，果遂其來，括之慕矣。三章三雖無不重謙意，重相樂之情上，四章卽上意而反覆道之也。高山景行，舊說以爲所得爲爲興，殊淡。今小通之，當云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可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覲，心必有所不能慰，蓋自敘其意中之事耳，較妥。

附錄 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崔仲鳧云：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美其改德于賢女耳。嚴云：時褒姒

方寵而大夫更欲求淑女以配王，則疾褒姒甚矣。凡樂彼者皆所以惡此也。詩人樂淑女而不羨旨酒，嘉穀則今日不安其飲食之節，可知言無與而猶歌舞，則今日非無端之痛疾，可知歸云：女詩人自相謂也。歐陽云：高山景行，勉其不已之詞，言賢難得，求之不已，則有得也。

青蠅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於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汚人物，變白爲黑者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下二章舊說俱

作著讒人之害。愚謂交亂四國。明讒之釀禍遠。構我二人。明讒之兆端。微蓋讒之始。必構於二人。而漸及於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焉。小序亦以爲幽王詩。理或然也。

賓之初筵

首二章。因射祭以起飲事。三章言飲酒者。常始治而終亂也。四章極醉者之狀。末章所以戒也。首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未射之飲也。舉酬將射之飲也。祈爵方射之飲也。知得此意。只疊疊說下。未射先行燕。所以安

賓也。賓如司馬司射。三耦衆耦皆是。旣安賓而將射。樂正乃命工以宿縣于堂上之樂。遷于堂下東階。傍以避射位。舉酬射時。主人有舉酬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主人又自飲酬爵而獻賓。賓受之。奠于席前不舉。至旅時。主人乃舉此酬爵以飲賓。逸逸。往來交錯。有次第也。舉旅後遂射。抗大侯。挾弓矢。選次其才之相近者爲耦。三耦衆耦。更迭以奏其能。各心求勝。以爵汝焉。使凡飲酒者。皆如射飲。寧有酒禍乎。射朱子亦以爲大射。從鄭氏箋也。二章上七句。是格神而獲福。祭時事也。下是因助祭以爲飲。祭而飲之事也。析言

之。籥舞四句。樂也。百禮二句。禮也。禮備樂和。神所以錫純嘏也。此一段總是主人奉祭事。不重。重下面祭飲上。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事。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事。祭飲亦於此時見之。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洽百禮。主樂去合禮說。與祭者。有子孫焉。皆樂于趨事。洗觶獻尸。各展其能。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此見子孫之有事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者。有賓。有室人。賓手挹酒。將以獻尸。而賓之室人。為賓再酌。而加滿其爵。室人乃賓客中所取令佐饌食者。特為賓加爵。非自獻尸也。亦非三獻禮成。

又多為之加爵也。酌彼二句。謂酌彼康體之爵。以行時祭之禮。此二句宜緊連上說。斯時也。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凡飲酒者。能如祭時飲。亦寧有酒禍乎。而其如不皆然何哉。故三章以飲酒之常態言之。四章遂極言醉者之狀。末二句且嘆而且戒之也。末章總是防醉者之過。反耻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丁寧以戒之也。二段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耻來。曰式勿從。謂蓋人至醉則無從與言之故。曰安得從而告之。蓋不醉者

之心如此。俾出童殺者。人至于醉。則監不足畏。史不能糾。凡諸禮義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亦不得已。以處醉者也。

大侯。孔云。毛以此篇為燕射。鄭以為大射。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犬射者。將祭擇士于射宮。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即燕賓客。與之射于寢。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梓人云。張皮侯。而棲以鵠。則春以功。張五彩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皮侯大射也。五彩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春音蠢。作也。祈爵。大射禮。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奠于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如三耦。此飲射爵之禮。△弣。把中也。

附錄 小序云。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此

詩也。飲酒悔過。朱子從韓詩也。韓序見後漢書。孔融

傳歸云。一章燕而射。將祭擇士也。二章既祭而燕。燕

則又射。飲酒之禮。莫盛于此。孔云。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謂設法以逼之。鄭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佐

酒。督令皆醉。歸云。醉者不自知其不臧。反以不醉為

耻。所謂酒狂。從謂與應和也。與應和。是反助之。俾大

怠矣。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不胥陷於非禮。故

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殺羊不童。由醉之言。俾出童

殺。其誕如此。言不由乎我。由乎醉。何所不至。然則飲

酒豈得過多。三爵已有不識者矣。矧又多又。多又則狂態狂言之所由作也。

### 魚藻

此詩不從小序。較天保猶爲渾厚矣。舊說在藻在鎬。興意也。詩故云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唼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非徒以飲酒也。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卽指當日之燕說。曰有那其居。又不止飲酒。無時不樂矣。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嚴云水深則魚樂。今淺水

生藻而魚在焉。旣露其首。又露其尾。至依於近岸之蒲。抑又淺矣。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促窘迫也。今幽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之將至者。然民失其所。而王樂獨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樂哉。後序以在鎬字。遂以爲思武王不知在藻之有危意也。

### 采芣

通詩首章。言諸侯之來朝而錫予之。下敘其來朝之盡道。而見其錫予之宜也。通詩以彼交匪紆一句爲主。見賚予之宜也。首章興意至四句止。錫車馬以分

氏族也。同姓金路。樊纓九就。異姓象路。樊纓七就。是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衮以錫上公。及黼以偏列侯。是也。意猶以爲薄者。蓋以此爲先王待諸侯之常制。非有加也。二章追其始至之時而喜之。上七句總是序其來朝之儀。末句方是驗其至也。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驂分言四馬之中。兩爲驂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爲乘也。其中須見侯度整飭意。末句承上三句來。三章正入覲之事。匪紆句最重。獨言赤芾邪幅者。蓋覲君將以行禮。芾爲膝衛。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

天子四句。正承匪紆來。命之者。眷命之也。申之者。申重之也。泛說爲是。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爲薄。又自爲厚矣。亦非申重之義。四章五章皆承上二章而嘆美無已之意。三軍之後曰殿。鎮重之義。或只指來朝說。或兼指在國說。俱不妨。蓋諸侯之邦。卽天子之邦也。萬福就寵受君恩上。放開說。不必泥車服言。平平二句。亦重平日訓練上。天子葵之。言天子能度諸侯之心。而忠赤受知于君也。優游言其非出于畏威懼罪。有勉強不得已之意。亦見不獨在朝能敬。在道亦敬矣。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

予者止於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款哉

赤芾邪幅。毛云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鄭云此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膝至足。故曰在下。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云。即舉火戲諸侯之事也。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如此。而誠不動物。四國不至者。奉之有也。又云其所以待彼者厚。則匪紆之交應矣。是臣下之忠敬。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平平

左右以是而率從。不如是不率從也。優哉游哉。亦以是而至矣。不如是雖強之不至也。

角弓

舊說以為兼刺讒人非也。皆以刺王也。蓋俗之薄。皆王有以倡之。故反覆責其意於王焉。大意云。角弓之弛。則外向也。兄弟婚姻之遠。則不親也。此理也。亦執也。故正訓王曰無胥遠矣。且王之遠。非徒一人之遠已也。爾之遠。即爾之教也。民未有不胥然胥傲者也。幸有令兄弟焉。尚綽綽有裕。而不趨于薄。彼不令者。且上行下倣。而交相為瘡矣。民之無良。所謂不令兄



弟也。唯其交相爲瘡。是以各執意見。營壘愈堅。雖受  
爵之際。亦略無廉恥退讓之節。相戕相賊。不至於亡  
不已者。蓋怨毒之流禍然也。老馬章因形容受爵二  
句之意。見不量力而爭進不止。未有不敗亡。如宜餽  
而食。已酌而取。必受醉飽之禍者也。因言亂世之末  
流。薄是下民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教猱附塗。不知  
所終矣。雖然。轉移之柄不在它人。也使君子一旦反  
薄爲厚。而有微猷以作於上。小人必羣起而附之。亦  
必群然胥倣之。不爽也。夫薄道猶雨雪也。微猷猶太  
陽也。雨雪雖盛。未有見日而退沮者也。獨如王之不

肯何哉。莫肯下遺。謂亢而不下究也。式居驕之狀。屢  
驕。言驕之不一也。式居屢驕。又安望其不遺哉。如蠻  
如髦。謂以夷狄之道待之也。王以夷狄之道待之。則  
中國胥化而夷狄矣。詩人所以憂也。始曰遠猶未甚  
也。而民卽曰相瘡相怨。斯亡矣。况如蠻如髦乎。驕  
者遠。兄弟婚姻之本也。玩綽綽有裕。寬溫溫柔。正驕  
之反。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詩故云。相怨一方。兄弟乖  
戾。出亡在外也。錢云。爵。酒爵也。嚴云。失意杯酒之間。  
以亡其身。如田蚡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

受惡。民猶犯齒。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為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

苑柳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使也。假使也。曰曷予靖之。則正言何為而靖之乎。靖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靖之而更無它。唯居以凶矜而已。亦何為而靖之乎。歸云。居以凶矜。目前即不能堪。不待後日也。意亦好。附錄。小序云。刺幽王也。詩故以角弓苑柳皆厲王之詩。蓋以厲王暴虐。式居婁驕。居以凶矜。類其時事。

耳。存之。

都人士

舊說為思文武盛時非也。玩詩詞似是及見都人之盛者。詩故以為厲王流彘。文物墜失。詩人想見昔日都邑之盛而作是詩。理似近之。各章以彼都人士。起感慨無窮。首章舊說以狐裘三句平說。非也。狐裘黃黃。是言當日服飾之盛。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四字上。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焉。各章即不言此。而莫非此意也。萬民所望。亦今日追想之詞。當日不知也。言望在彼。則厭在此。可知。二章曰。臺笠緇

撮○綢○直○如○髮○有○村○庄○下○里○意○三○章○曰○充○耳○琇○實○曰○謂  
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  
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蹶○父○之○先○愛○其○人○故○借  
以○貴○姓○目○之○也○四○章○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意○重  
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  
之○帶○也○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觀○下○章○復○申○言  
之○可○見○末○章○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  
之○可○美○而○曰○髮○則○有○旣○當○時○之○寬○舒○可○想○見○矣○今○日  
之○迫○促○亦○可○想○見○矣

采綠

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摸○擬○也○方○采  
綠○而○忽○思○髮○之○局○曲○而○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  
亦○是○大○約○言○之○耳○末○二○章○總○是○無○往○而○不○與○之○俱○意  
中○事○詩○中○景○也

附錄 小序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不從小序  
亦不當列於雅矣嚴云五日六日時未久而怨者何  
也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詞也

黍苗

朱子謂與崧高相表裏亦合於以詞之大小分二雅  
之說然何以不列之車攻言日之次而列之於此則

小序思古之說未爲非也。舊說首章述其事是矣。下四章俱以爲預道之詞非也。二三章行者述召伯慰勞之語也。蓋者擬議之詞。言此事既集。卽與爾歸矣。末二章則感而預道其成功之事也。曰王心載寧。見召伯之功大也。

附錄 小序云。幽王時。卿士不能脩召伯之職也。嚴云。兼言營謝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肅肅二句。營謝也。烈烈二句。平淮也。謝有徹田土之事。淮有徹疆土之事故。末章總及之。諸說只指營謝言之。存以備攷。

隰桑

通詩總是道其喜幸之意。德音孔膠。舊說我好賢之名益固。一說喜其德音之膠固而不可解。似更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

此詩作於旣棄之後。而前六章念之。七章始責之。八章復望之。情意溫厚。若猶望其不遽絕者。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苦。若夫婦離。

隔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鼓鍾於宮二句。舊說比誠意不足以動王。非也。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曹云。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鴛鴦非獨比有常。雌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為比。扁石履之而卑者。即程子謂娶失節之婦者是已。失節之意也。

綿蠻

總是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止丘阿。寓言貧賤也。道

云遠。喻言勞苦也。只汲汲然望人飲食。望人教誨。望人後車。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不必如小序指大臣不能恤小臣也。

附錄 詩故云。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杖杜。所由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役征者。則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瓠葉與兔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

通詩述主人之謙詞。二章王獻賓也。三章賓酢主也。四章主酌而又獻賓也。見物雖薄。不敢廢禮次也。

附錄 古者蔬以毳羹。未聞徒羹瓠葉者。禮有兔羹。兔醢。不聞用首者。衰世荒蕪景象如此。

漸漸之石

小序云。幽王征荆舒也。孟門積石之險。東征所由出。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又且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今五溪之路。莫不如此。曰悠遠者。謂山窮者水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及。不曰悠遠乎。注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非也。豕見白蹄。知從前之苦。雨矣。月離畢。又將雨焉。不違它矣。尚云制勝哉。

茗之華

小序云。大夫憫周也。憫周室之將亡也。茗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總無多時。比周將亡也。詩故云。羊羶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罍。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戎馬是生焉。

何草不黃

小序以為幽王征伐不息之詞。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當即舉火召諸侯師之事也。總是怨恨之詞。曰棧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彫敝。亦可見矣。

詩經說通卷之九終

